

遥 夜 集

遥夜集

YAOYEJI

本集为新编，收作者 1931 年之前创作的散文
17 题共 26 篇。集名为编者所拟。

一封未曾付邮的信

阴郁模样的从文，目送二掌柜出房以后，用两只瘦而小的手撑住了下巴，把两个手拐子①搁到桌子上去，“唉！无意义的人生，——可诅咒的人生”，伤心极了，两个陷了进去的眼孔内，热的泪只是朝外滚。

“再无办法，伙食可开不成了！”——二掌柜的话很使他难堪。但他并不以为二掌柜对于他是侮辱与无理，他知道一个开公寓的人，果像他自己这样住上了三个以上的客人，公寓中受的影响，是能够陷于关门的地位的。他只伤心自己的命运。

“我不能奋斗去生，未必连爽爽快快去结果了自己也不能吧？”一个不良的思绪时时抓着他心头。

生的欲望，似乎是一件美丽东西——也许是未来的美丽的梦，在他面前不住的晃来晃去，他已注了意。于是，他又握起笔来写他的信了。他意思是要在这最后一次决定他的命运。

A 先生：

先生，在你看我信以前，我先在这里向你道歉，请原谅我！

一个人，无平白故，向别一个陌生人写出许多无味的话语，妨碍了别人正当事情；在有个时候，还得给人以心上的不愉快，我知道，这是一桩很不对的行为。不过，我为求生，除了这个似乎已无第二个途径了！所以我不怕别人讨厌依然写了这信。

先生对这事，若是懒于去理会，我觉得并不什么要紧！我希望能够像在夏天大雨中见到一个大水泡为第二个雨点破灭了一般不措意。

我很为难。因为我并不读过什么书，不知道要如何来说明我的为人以及对于先生的愿望。

我是一个失业人——不，我并不失业，我简直是无业人！我无家，我是浪人，——我在十三岁以前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过去的六年，我只是这里——那里无目的的流浪。

我坐在这不可收拾的破烂命运之舟上，竟想不出法去做一次一年以上的固定生活。我成了一张小而无根的浮萍，风是如何吹——风的去处，便是我的去处。湖南——四川——我如今竟又到这死沉沉的沙漠北京了。

经验告我是如何不适于徒坐。我便想法去觅相当的工作，我到一些同乡们跟前去陈述我自己的愿望，我到各小工场去询问；我又各处照这个样子写了好多封信去表明我的愿望是如何低而易容。可是，总是失望了。生活她正同弃我而去的女人一样：无论我是如何设法去与

她接近，到头终于失败。

一个陌生少年，在这茫茫人海中，更何处去寻同情与爱？我怀疑：这是我方法的不适当。

人类的同情，是轮不到我头上了。但我并不怨人们给我的刻薄。我知道，在这个倣扰争逐世界里，别人并不须对他一人负有什么应当必然的义务。

生活之绳，看看是要把我扼死了！我竟无法去解除。

我希望在先生面前充一个仆欧。我只要生！我不管如何生活方式都满意！我愿意用我手与脑终日劳作来换每日低限度的生活费。我愿……我请先生为我寻一生活法。

我以为：“能用笔写他心同情于不幸者的人，不会拒绝这样一个小孩子，”这愚陋可笑的见解，增加了我持笔的勇气。

我住处是……倘若先生回复我这小小愿望时。

愿先生康健！

“伙计！——伙计！”他把信这样写就了，叫伙计付邮。

“什么？——有什么事？”在他喊了六七声以后，才听到一个懒惰的应声。从这声中，可以见到一点不理会的轻蔑与骄态。

他生出一点火气来了。但他知道这时发脾气的结果，于事情并不什么利益——简直是有损的；依然按捺着性子，和和气气的“来呀，有事！”

一个青脸庞——二掌柜兼伙计——气呼呼的钝猪一般立在他面前。他把刚写好的封套放了信进去，“请你，发一下！……本京一分……三个子儿就得了！”

“没得邮花怎么发？……是的，虽然一分也不有！——你不看早上洋火夜里的油，是怎么来的。”

“一个大不有如何发？——那里借？”

“谁扯诳？——那无法……并不是。”

“那算了吧。”他实在不能再看二掌柜青色脸给怪样子他看了，打发了他出去。

这时，从窗子外面，送了一个小小冷笑声到他耳朵边来。

他，粗暴的，同疯狂一样：全身战栗，头失了知觉。从桌上取过信来，就势一撕，扯成两半。那两张信纸，轻轻的掉了下地，他并不去注意；只将两个半边信封，叠做一处；又是一撕，向字篓中尽力的掼去。

本篇发表于 1924 年 12 月 22 日《晨报副刊》，署名休芸芸。

据《晨报副刊》编入。

①手拐子 湘西方言，即肘关节处。

遥 夜

三

即或是没有这些砰砰甸甸的炮声将我脆弱的灵魂摇撼，我依然也不能睡觉啊！想着这时的九二姑娘知是怎样，她也许孤零的一人，正在那阴沉沉的囚笼般小房中，黯淡灯光下，抽抽咽咽的将伊伤心眼泪，滴放在我给伊那张丝笺上！她也许正为伊那归依者搂在怀里，而勉强装出笑容，让那带有酒气的嘴巴，在伊颊上连吻！她也许因伤心极了，哭倦了，而熟睡了！她也会，想念着过去的那一瞥，而怅惘大哭吧？

我不知觉间，又把汗衫袋内伊那两张褶皱了的信纸取出了。我知道这上面有伊银箫般声音，有伊玫瑰般微笑！我用口吻了又用眼泪来浸湿。

伊匆匆忙忙的走去，便向人海中消失了！伊的遗物，怕除了我颊间保留着温馨的吻，与镂在心版上温柔微笑的淡影外，便只是这两张从一册练习簿上扎下来，背着“伊的他”，

战战栗栗用铅笔写把我的信了！

伊说：是无期徒刑的人，永无自由之期，永无……在这堂中，谁能救拔她？伊又说虽用力冲过了礼教墙垣，然而如今在自己耕耘的园地里，发生了许多荆棘却不能再想法拔去；伊又说欲读书却被事势所牵制，在近来，即外出亦非容易；伊又说伊的他是怎样对伊处处施以难堪压迫；伊末了还说不愿意我爱伊，爱伊实反伤伊心，而且处到此种情景下，两者都有不幸。

伊虽知道别人是用诱骗手段把伊成为占有物，但不能得家庭与社会的谅解；伊虽知道自己应负责继续生活下去，但伊毛羽已为伊的他剪去，……伊结果只怨命。

伊如今正为着“命”将倩影又向人海中消失了！

啊！亲爱的可怜的姑娘！你承认是“命”，何必又定要在你临走那头一晚上，将你那又甜又苦的热泪，流放在一个孩子的脸上来呢？你要我不必爱你，那么，你也应不须爱我……我真惭愧，不能用力来援助你；你不会于这时怨我吧？我想，你对你可怜的弟弟，或不至有丝毫憎恨！你知道你可怜的弟弟，是怎样到这喧扰纷争的世界上，不为人齿，孤独畸零的活着！

你走了，把我交付你，请你用爱丝织成网，紧紧包裹着那颗冰冷的，灰色的，不完整的小心也带着跑了！这是你的胜利，但是，我呢？空空洞洞的我，怎么来生下去？……是！我的心如今依然还是在我胸腔里，但你已把它揉碎了，你已把它啮去一角了！

狠心的姑娘！

我还记着在你动身以前给你那信——

……姑娘！将你那珍珠般眼泪尽量地随意流吧！不要吝惜。我愿它为我把所受的冷酷侮辱洗去，我愿它把我溺死。

不错！我曾小孩般倒在你怀里大哭，在那寂寥冷清的公园中。我怎么不这样怅然惘然，当你那小小嘴唇第一次在一个孩子瘦颊上为爱的洗礼时，它抚摸遍了我旧痛新创。

你说他们眼睛是一堵墙，阻隔了我俩；他们眼睛是一双剑，寒光逼住了我俩，——我不能爱你，你不敢爱我！但是，你那丰腴柔嫩的小颊，终于昨天到我宠儿上了！他们，无聊的他们，算得什么东西？

……………

这时，我要在一些刻薄，冷酷，毒恶，无意思的监视下，不措意似的，把窗幔甩去，承受你那近身时温柔的一瞥，已不可得了！我要冒着刮面寒风，跑到社稷坛左右，寻找那合并映在银白色月光下的两个黑影，已不能够了！即或伤心身世，再不会有人来为我搵拭眼角余泪！再不会有人来偎着脸慰藉我了！……再不会有人来劝我珍重为忧伤而憔悴的身子了！

我向那里去找我那失去了的心的碎片？……的确，除非梦里，除非梦里：但是，梦又是怎么一种不可凭靠的东西！

姑娘！可爱而又可怜的姑娘啊！请你放老实点，依然用你那柔荑，轻轻的轻轻抚着我头上的长发，我要在你那浅浅微涡的颊边吻到醒后；倘若是梦能有凭。

四

在别人如狂如醉的欢喜热闹中我伴着寂寞居然也把这年节接过了。从昨天到街头无目的闲踱买来的一张晚报上，我才知道如今已是初五。时光老人好匆忙的脚步！

为着无聊，同六与十弟在厂甸潮水般的人众中挤了一身臭汗。在我前后的无量数男男女女！有身上红红绿绿如花似玉为施爱而来的青年女人，有脑满肠肥举动迟钝的绅士，有服饰华丽为求女人青盼的僇薄少年，有……他们她们都高兴到一百二十分似的：肩挨肩，背靠背，在那里慢慢移动。平日无人行走的公园这时正像一个大盆，满着上一盆泥鳅。也许她们他们在此盆中同时发见了一种或多种极有意思的玩意儿，足以开心，而我不曾领略，所以反觉更加感到孤独无聊！

不久，我们又为着人的潮流一同冲出外面来了！

六与十都说是时间还没有到吃晚饭左右，最好是跑到十四的家中去拜年。他们说的大致是不会错的。把拜年除开，第一是六可以看看几天不见了的伊，而十弟也可以就便为八妹拜年。但他们口上的理由却单提为十四夫妇拜年。

“充配角也充厌了！我何苦又定要去到那充满着幸福——富贵与爱美——的家中看别人演喜剧呢？即或我这麻木的感官，稍稍刺激是不什么要紧，然从别人脸上勉强表示出来的欢迎神气，也就够要人消受啊！

不过到后来，我这“顽固”的意思，终敌不过口上的牵扯；——也是我自己在克制我顽固，我即刻又跳上洋车，向二十四胡同进发了。

拜年究竟也还合算，只要一进屋，口上提出嗓子喊一声，进门时向着老主人略略把腰一屈，就完事了。拜年的所得，不是小时候在故乡中像周家娘似的送一串用红绒绳穿就的白制钱；却只是一盘五颜六色的糖果。这糖不知叫什么名儿，吃时但觉软软的滑滑的，大概是很值钱，也许还是什么西洋的东西！这也算是我的幸福。

在一间铺陈耀眼的客室中，着上了一个乡下气未脱寒伧气十足的我，真是不大什么适宜！我处处觉得感到迫束。但软松褐色靠椅上坐着实在比公寓中冷板凳好过一点，而且主人还未回，六与十也很直率的替主人留客——失了自主力的我，也只好不说走了。

……女人，那么一对一对：十四与九，六与十一，十与八。……一个做太太的主妇，一个做不问家事单享点快乐的老爷。老爷到外面找钱，两太太便到家中用。太太二十五六，老爷四十二三……年龄虽似乎远了一点，但有钱可以把两方不匀称的调和，大不致妨事……太太娇憨若不解事，处处还露出孩子气，虽然已有了几个小小爱的结晶，但这并不影响到太太方面。太太依然是年青，美丽，……老爷公余回家，宴会以外，便享受太太的狂爱……即便是太太嗔怒多于喜乐，但这初不妨于幸福丝微……自然！有时还非这个不见的有趣。——

“六呢，经济上是拙笨了一点。然而她们资质很恰当，而性格趣味亦不见多少齟齬，在十一的神情举止间看来，还不是个二十四岁以上的姑娘……虽说是……但总还剩下一大段青春足供她俩浪费。——

“十与八呢，他们正都是在创造爱的时候，前途正有许多

许多满开着白花，莺唱着情歌。……可爱的春天可走。——

“我呢，我就是我。……一个人单单做梦，做一切的梦。……我是专做梦的人，这也好。……”

“特意来拜年的！”

我昏昏沉沉靠在客室那张褐色椅上睁起眼睛做梦，给六一声把我吵醒了。进房来的是一个阔绰而和气的胖子，这不要说可以知道是主人了，我连忙站起来把我为到别人面前而做出的笑脸，加上一倍高兴神气。照面一下，又得六与十为介绍了一句：

“这是三弟！”

头一次困难总算解除了。谈了两分钟“天气的好丑”，最后便是吃点心。

我总会是因为久久不向一个陌生人做笑脸了，从对坐那个小镜子中，我发见我自己困难的神色。在这样新年到人家屋里不是能做这样阴惨惨样子给主人看的。从这中，别人会引起比厌恶还更甚的误会。我只好尽他们谈话，把头慢慢移到壁间那几张油画上面去。

十一来了，她是依然像小孩子般可爱。大凡女人们既没有什么很不如意的事情——譬如死丈夫，丈夫讨小，或丈夫不在家专到外面鬼混，或两方面相差处太多，或家长不好，……自然是很不容易老的，何况又有许许多多洋货铺为向外国几万里路运贩新奇化妆品呢。伊虽已为六做了七八年主妇，年龄也快到卅数目相近了，但任谁看来，都会承认伊是又风韵，又活泼，窈窕，温柔，娇美，——在间或有个时候，还会当着旁人，在六面前撒一点娇痴的一个妇人。

伊把六手上夹着年糕的筷子用极敏捷手法抢了过去，六

但笑了一笑。有幸福的六！

“伊不是有意在那里骄傲人吗！？”

即或不是故意给我难堪，然这样我如何能看？我又悔恨我先前为什不顽固到底了！

女主人十四同她八妹不久都来了，在伊等背后又同来了一位相貌不大引人注目——说刻薄点是有点笨傻；——然而命好，衣衫漂亮时髦的少年，这自然是很有意思的一回事！十四夫妇一对，六与十一又是一对，十与八也可以算成一对：他们她们虽不能像公园中那么手挽着手儿谈话，脸偎着脸儿亲热，然他们各人心是融合的，心是整个的。我们虽是相互的谈着笑着，我无论如何是不会跑进她们心上去占据着一小角位置！终于我又要起身跑了。在我身子为他们制住，口中在设辞解释我要去的意思时，眼泪正朝里面心上流。

虽然在眩目的电灯下，大餐桌上，吃了一餐极精美丰富的晚饭，但心灵上的痛苦，却找不出什么相当的代价来赔偿了！

一月三十日

五

那陌生的不知名的年青的姑娘啊！一个孩子，一个懦弱的，渺小的，不为人所注意的平凡孩子，在这世界沉眠但有微细鼾呼的寂寞深夜，凭了凄清的流注到窗上床上的水银般漾动的月光，用眼泪为酒浆，贡献给神面前，祝你永生；

——祝你美丽的面目，不为一切悲哀之魔所啮伤；祝你

纯洁的灵魂，永不浸入丑笨的世界缩影，祝你同玫瑰般：常开笑靥于芳春时节；祝你同春风般：到处使一切欢愉苏生，使世界光明璀璨；祝你沉酣的梦境里，能寻出神所吝惜与你的一切要求……萧萧的秋夜雨声中，你还能在你所爱的少年怀里安睡。

啊啊！姑娘！生命中的一刹那，这不过流星在长空无极间一瞥，这不过电花在漆黑深夜里一闪；但是，我便已成了你灵魂的俘虏了！我忘了社会给我们的无意思的理性桔链，把我这无寄托的爱，很自然的放到你苍穹般——纯洁伟大崇高的灵魂上面了！假使你知道到耶路撒冷的参朝圣地的人们是怎样一种志诚，在慈母摇篮里的小孩的微笑是怎样一种真率；你当知我是怎样的敬你。

日来的风也太猖狂了，我为了扫除我星期日的寂寞，不得不跑到东城一友人校中去消蚀这一段生命。诅咒着风的无聊，也许人人都一样。但是，当我同你在车上并排的坐着时，我却对这风私下致过许多谢忱了。风若知同情于不幸的人们，稍稍的——只要稍稍的因顾忌到一切的摧残而休息一阵，我又那能有这样幸福？你那女王般骄傲，使我内心生出难堪的自惭，与毫不相恕的自谴。我自觉到一身渺小正如一只猫儿，初置身于一陌生锦绣辉煌的室中，几欲惶惧大号。……这呆子！这怪物，这可厌的东西！……当我惯于自伤的眼泪刚要跑出眶外时，我以为同坐另外几个人，正这样不客气的把那冷酷的视线投到我身上，露出卑鄙的神气。

到这世上，我把被爱的一切外缘，早已挫折消失殆尽了！

我那能再振勇气多看你一眼？

你大概也见到东单时颓然下车的我，但这对你值不得在印象中久占，至多在当时感到一种座位宽松后的舒适罢了！你又那能知道车座上的一忽儿，一个同座不能给人以愉快的平常而且褴褛的少年，心中会有许多不相干的眼泪待流？

我不是什么诗人，不能用悦耳的清歌唱出灵魂中的蕴藏，我的（真美善）创作品，怕不过从灰败的凹陷的两个眼眶中泻出的一汪清泪罢了！明月在我被上伏着，除她还有谁能知道？

明月也跑去了！

二月二十二日

作者以《遥夜》为题的散文共有 5 篇。之一、之二收入第 1 卷《鸭子》集。这里所收 3 篇，之三原载 1925 年 2 月 3 日《晨报副刊》，署名芸；之四原载 1925 年 2 月 12 日《晨报副刊》，署名芸芸；之五原载 1925 年 3 月 9 日《晨报副刊》，署名芸芸。

据《晨报副刊》文本编入。

狂人书简

与 X

我请你想法把我心交还。

你不应拒绝我这可怜的要求。我如今是病了！虽然这病并不是新得，但因此而加重，却是一桩实事。我头脑晕沉，食物少进，不能看书，也不敢外出，更不能得一觉好睡——以至于不能在这种状态下活下去。一个人，没有了心，就是这样空空洞洞的，实不能够生存，那是你知道的！

我请你像做好事一样，把它仍然退还给我。至于怎个退法，你是透澈玲珑的人，不会不知道的，我不用多说。

朋友们同我说话，对我都只是张大着比剑还冷的眼睛瞅我痴望的多：你若是把心交还了我，他们又那敢这样对我无礼？如今，我也没有骄傲心了！我也没有同情心了！——我对人似乎除憎恶以外找不出稍好的情感来。我只好独处一室，领受枯寂况味。

我那里去找你？北京是这样大，这样陌生。黄赭色的手套，怕不只是你一人所有！头发呢，这样漆黑，蓬松，柔和；怕也很多很多。……黑的皮鞋，红的围脖，以至于你那朴素的蓝布长褂：又是如何普通！我固然还记得着你那双睁到大得怕人，使人灵魂颤栗的黑眼睛，但我又那能从你眼睛中把我这失掉的心讨回？因为同时在这样宽大地方，有这么多人走着，不但我无胆子去走到各人面前去寻找黑色眼睛；也无功夫去做这笨事！但我也曾跑过了几次公园，进过几次电影院——尤其是坐那辆白 U 字的电车：希望有第二次的“偶然”，可是每回都是失望。这失望增加我憔悴与无聊，请想，我如何能受？

白天我也不得不拥被睡下了。这不是小孩子的痴处，委实我但想到梦的世界里不期然碰到了你，好向你讨回这遗失了的小心，但是，失了心的人，时时刻刻都是惘惘不知所措的，憧憬恍惚的，又那能做一个可靠的梦？

上前天，我到朋友住处去宿了一晚，大概是睡梦里说了些呓语，从呓语中为他发见了一些故事了吧！我醒后，他并不问我什么病状，便劝我到同仁堂配一剂“天王补心丹”。他是一番爱友的好意，我对他除感谢外实没有第二句话可说。我当下便答应他过几天再看。假若你不乘早把心交还给我（在你本来也没有多大用处），我纵吃一千剂“天王补心丹”，又有什么益处？

你是有水晶般明亮心胸的人，可以察出我这话的虚实。倘若有机会……我还要请你为我的灵魂裁判者。你会了解一个人，因失心忡忡不宁而死的，是事实上尝可见到。我本来是一个被神剥削生趣的人，有许多时候都用思考力到自己如